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对照

(征求意见稿)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印

一九七八年八月

编者说明

一、林彪和“四人帮”这两个反党集团，本来就是一丘之貉，而“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又是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他们早就互相勾结，采用假左真右的反革命手法，肆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给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深入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揭批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彻底清算这两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滔天罪行，我们编印了这本《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对照》，供批判之用。

二、这份材料所收的内容，主要是这两个反党集团头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散布的部分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其中除林彪和“四人帮”的言论以外，也有一些是他们的党羽、亲信和爪牙的反动谬论。

三、在选编这份材料过程中，由于我们政治水平不高，占有材料的局限，时间又比较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九七八年八月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对照

目 录

一、疯狂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一)攻击、污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
- (二)割裂、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4)
- (三)打着“活学活用”的幌子，大搞反革命实用主义……………(6)

二、鼓吹“打倒一切”，挑动“全面内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 (一)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9)
- (二)挑动“全面内战”，妄图搞乱全国……………(10)
- (三)叫嚷有权就有一切，阴谋发动“政变”，妄图抢班夺权……………(13)

三、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

- (一)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污蔑为剥削阶级的“权力之争”，篡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19)
- (二)鼓吹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叫嚷老干部都是民主派、走资派，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22)
- (三)攻击老工人是“既得利益者”，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叫嚷“受压抑者最革命”……………(26)

四、全盘否定十七年，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一)炮制“黑线专政”论……………(29)
- (二)叫嚷“改朝换代”、“要彻底砸烂现在的国家机器”……………(33)
- (三)叫嚷“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鼓吹“全面专政”……………(37)
- (四)叫嚷“揪军内一小撮”，猖狂反军乱军……………(38)

五、歪曲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攻击四个现代化，反对加强企业管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 (一)鼓吹“革命代替生产”，“政治冲击一切”……………(40)
- (二)攻击四个现代化，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叫嚷“宁要社会主义低速度”……………(42)
- (三)污蔑加强企业管理是管、卡、压，反对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44)
- (四)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叫嚷搞无条件过渡……………(46)

六、疯狂反对唯物论和辩证法，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 (一)颠倒物质和精神关系，鼓吹“精神万能”……………(48)
- (二)反对两点论，鼓吹“斗争就是一切”……………(51)
- (三)鼓吹英雄史观……………(52)

七、相互吹捧，相互包庇，一丘之貉

- (一)相互吹捧……………(56)
- (二)相互包庇……………(59)

一、疯狂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 攻击、污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林彪黑话

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比如学哲学吧，马克思本人就没有专门写过哲学的著作，他准备写，但是没有写，他所留下的逻辑学辩证法在《资本论》里。恩格斯也只写了几段字。列宁也是写了几篇小文章，后来列宁死了以后，翻出他的哲学笔记来，那个东西好难懂啊！里边尽是黑格尔的话，一段一段的读不懂啊！斯大林写的那个东西很简单。

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四人帮”黑话

马克思死了没有留下什么，我还留下二十几个戏样板。

江青黑话。转引自《驳“文艺黑线专政”论》，（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解放军报》）

这些东西（注：指马列著作）有一个作用，跟原子弹、氢弹一样，吓唬人。

张春桥：《在听取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汇报业务工作时的讲话》（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

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基本上说来，无非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一种形态，一种变态。……

有些书就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旧思想、旧材料、旧词句重新编了一下，换了个地方，就象玩积木一样用这块换那块，就是那么几块板子。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月）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于世界有什么意义呢？也不能说没有一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对所有制问题未说清楚。

张春桥：《在讨论起草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纪念文章时的讲话》（一九七一年）

主席的诗，也不是句句精采嘛，精采的就这么几句。

张春桥：《对〈海港〉剧组编剧人员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夏）

马克思如活到现在，也可以批判，马克思就雇了保姆，这不是雇佣劳动吗！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王知常：《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部分同志的讲话》（一九七五年四月）

要抓辫子还不容易，恩格斯我也可以贴他一百张大字报。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王知常：《对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四月）

我最近也在重读（注：指《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越读越感

点作用。

陈伯达：《关于党史学习中几个问题》（一九五三年）

要狠抓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不管它是老道理，还是生了锈的道理……

林彪：《接见北京卫戍区负责人时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真是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当弄清楚。

张春桥在朱永嘉信上的批语（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似无一篇明确分析的文章？

张春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上的旁批。（一九六七年）

现在出版（的）“毛选”五卷里面讲生产、讲建设的比较多，比较对右派势力的胃口。

肖木：《对王知常等人的谈话》（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

一九六九年张春桥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胡说：“《论十大关系》完全是苏联的一套，无非是企业管理，物质刺激。”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王知常揭发交代（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两论”只管改造客观世界，不管改造主观世界……。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就是复辟倒退。

“四人帮”黑话（转引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二) 割裂、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林彪黑话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上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月）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

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坚决照办，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林彪：《对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

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

“四人帮”黑话

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姚文元：《对原上海市革会专题写作组、大批判写作组和新闻单位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

要不断的经常学习主席思想，要理解的也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斗争实际中来理解，学了就用，只有用才能真正理解。

张春桥：《在上海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二周年大会上讲话》（一九六八年八月）

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九月）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泽东著作，……

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什么叫系统的学习？我看过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他就不主张对他的资本论系统地学习，而是主张把那个次序反过来学习。……搞什么“完整”的那一套，把那个东西神秘化，费力大，得不到什么好处。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月）

我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辩证法就是那么几条，可是它的变化是无穷的，你不懂得怎么能够用它。一定要把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二月）

（三）打着“活学活用的幌子”，大搞反革命实用主义

林彪黑话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

“四人帮”黑话

不要轻易地把批判海瑞的旗帜丢掉。现在重新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就要否定“海罢”批判，那就是不懂得抓旗帜！

张春桥：《在上海机关造反联络站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听到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选五卷和《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一下旗帜被抢去了。……这一招可厉害着呢，毛主席的批示、手稿归谁保管，谁就有了解释权了，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反正是各取所需。

一、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言不离主席。

二、首长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

叶群：《给林彪秘书的指示》（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

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杆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林彪：《再版前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学理论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

林彪：《视察部队时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十月）

在政治学习中间，就不能那么死板，应该用啥学啥，需要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月）

肖木：《在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时同朱永嘉、王知常的谈话》（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

写文章要讲道理，讲道理就要引用马列主义，要引证就要去找，就得学习。

张春桥：《在上海锅炉厂谈新干部学习理论时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

你们批这个干啥（注：指“三十字经”），林的《再版前言》是我写的，林彪不过是签了个名。

张春桥：《在上海召开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是林彪××过去提过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就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还是这条原则。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活学活用”，总不能算错吧。……“急用先学，立杆见影”有时也会有的。如要写批苏修的

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有目的地学，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用得上的学了就容易懂，容易记。……总之，重点是结合实际选读，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

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文章，就去查列宁批沙皇的话，查出来就可用上了，这不是“急用先学，立杆见影”？他（注：指林彪）的有些话有时还是对的，否则，他的话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反对？

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有关组、办、驻沪三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十月）

我就是搞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编资料，都是为了实用。

王知常：《对近代史编写组部分成员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

除了批判文章，还要把毛主席的某一观点做生动活泼的阐述。看准了，把某些文章、语录重新发表。

姚文元：《在接见原上海市革会专题写作组、大批判写作组和新闻单位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

二、鼓吹“打倒一切”，挑动“全面内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一）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

林彪黑话

任何一个事物先怀疑它，然后再肯定它或否定它。怀疑就是考虑，就是思索，不是否定一切。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我看这样说是否好一些。

陈伯达：《接见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等院校红色造反者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

“四人帮”黑话

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是××提出的，在运动一开始我们没有反对它，这是由于在运动开始时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张春桥：《在上海接见华东局革命造反派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对解放出来的干部，要当国民党留用人员对待。

张春桥黑话，（上海市委组织部揭发）

大坏蛋下面有小坏蛋，小坏蛋下面有爪牙，爪牙周围有一批保守势力。

徐景贤：《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于干部的批判运动。我们是当权派，当权派不可能没有错误，有的当权派错误的严重的叫资产阶级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也有错误，也要批判，……

林彪：《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对老干部，有的要烧，有的要烧而不焦，坏的要烧焦，……

林彪：《在大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二）挑动“全面内战”，妄图搞乱全国

林彪黑话

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

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

（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不动枪的全面内战。……现在这个仗应该继续打下去，坚决打下去。

林彪：《在大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眼睛要向上看，重点盯住当权派。首先看第一把手，要盯住支部、总支、分党委、校党委，一层盯一层。我们学校就要盯着北京市委，要看到教育部。教育部要看到国务院、中央。没这一手，怎么对付走资派。

迟群：《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你们刮游街风，斗斗周信芳之流，太小了，应当矛头向上。

张春桥：《对上海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四人帮”黑话

（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内战嘛，是全面大内战。

江青：《在接见广州地区党政军干部时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八月）

全面内战有的打对了，有的打错了。

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的黑指示》（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

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不要怕乱，乱透了就好。乱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斗私批修的过程。

林彪：《接见空军党委会全体同志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

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造成一点小乱。……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

张春桥：《在总后汇报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三日）

你们不要怕乱，不要怕武斗，不要怕破坏，让他们去搞好了，让他们去乱好了，让乱透了再去治，才能收效。破坏了再建设嘛！

张春桥：《关于武斗问题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

中国近代史上詹大悲说：“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大乱是大好事。

姚文元：《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各组负责人汇报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上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了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到停止武斗的协议之日，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

江青：《在河南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我们不要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

江青：《在北京展览馆海淀区中学

要提倡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有的动了一点手也是难免的。

……

我知道同志们有一种情绪，有的太偏重于对戴高帽子、搞喷气式不满而难受。对这个问题应有正确的认识。万一戴错了，受点委屈；如果戴对了，就罪该应得。

林彪：《在大区书记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三) 叫嚷有权就有一切，阴谋发动“政变”，妄图抢班夺权

林彪黑话

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

革命学生会上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我看到有些抄家抄错，在门口贴上红纸，我一看就气。这就是在给我们的红卫兵抹黑！抄错了，就不要说话。

……

你们红卫兵要真正发挥作用，有的别人不好做的，我们不好说的，你们红卫兵就说嘛。

张春桥：《在上海市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

对抢，我是一个老抢手。你不抢，那来的东西。

王洪文：《在上海红艺织造厂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九日)

“四人帮”黑话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千重要，万重要，夺取政权最重要。

张春桥、姚文元主持炮制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

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

谁有了政权，谁就有了一切。……而有了政权，不管他是百万富翁也好，亿万富翁也好，可使他一个夜间一无所有。我们解放上海，马上接管了一切官僚企业变为无产阶级所有。如果今天无产阶级失掉政权，无产阶级的一切也就没有了。所以政权是个决定一切的大问题。

张春桥：《在上海电影系统大会上作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武斗）死了几个无啥关系，只要把权夺过来就可以了，一切为了权。

王洪文的黑话（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间）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炀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黄永胜引用的一首诗（一九七一年二、三月）

注：这是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篇。黄永胜在一次会议上念这首诗，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喊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推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心声。

……
地转实为新地兆，
天旋永立新天朝。

……
一统江山图已到，
胞们宽心任逍遥。

姚文元抄引的一首诗（一九七六年八月）

注：这是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的诗句。姚文元抄引下来授意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写进《我国地震史上两条路线斗争》一

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出在上层。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

他那个中央不同，……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林彪对吴法宪的谈话（一九七〇年五月中旬）

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

叶群对吴法宪的谈话（一九七〇年七月）

文里，反映了“四人帮”迫不及待要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地位而代之，建立“四人帮”的法西斯“新天朝”的野心。

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在党内，在中央。

张春桥的一个批语（一九七六年二月）

注：“在中央”下面的横线是张春桥自己加的。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

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

悠悠万事 惟此惟大 克己
复礼

林彪条幅 (转引自中共中央一九
七四年四号文件)

历史证明,没有那一个能与
林×××相比,不能有另外的接
班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
班。……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
班人的斗争。

刘锦平(民航总局原政委)秉承
林彪旨意,于一九七一年六月
在上海进行所谓的“路线交
底”。引自《粉碎林彪反党集团
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
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
自缔造和领导的,林×××直接
指挥的。

李作鹏:《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中
南组散布的谎言》引自《粉碎林
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三)》

吕后要作为单独一条突出宣
传一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
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吕
后主要是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
祖的路线。

(武则天)为什么能当皇帝?
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
皇帝,说明社会基础代表面广,
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

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一九
七四年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
手缔造的,林×××亲自指挥的。

江青:《在接见安徽双方代表时的
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江青说:“党内有温和派,有
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

张天民揭发。引自《“四人帮”罪
证(材料之三)》

我年青的时候,在井冈山和
毛主席会合,……。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
年四月十四日下午)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
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
巨变。……志壮坚信马列,岂疑
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
志不容稍减。

林彪:《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
九六九年九月)引自《粉碎林彪
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三)》

注:林彪炮制这首黑词明目张胆
地抗拒毛主席对他的批评,要
翻历史的案。他歪曲历史,自
我吹嘘。三湾改编,是毛主席
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秋收起义
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进行
的,林彪根本没有参与。但他
在词中却说什么“繁茂三湾竹
树”,移花接木,贪天之功以为
己功。

我的历史,谈起来就长了。
一方面是艰苦的,另一方面是相
当曲折的,……要把整个中国革
命历史的背景,加上个人微小的
作用。……能够反映中国革命,
尽可能使它的分量重点。

我不单搞文艺,……我是搞
政治的人。

我是从反封建反帝,然后找
到共产党的,我是不是一个马克
思主义者?是的。

江青:《在广州同维特克夫人的谈
话》(一九七二年八月)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而露峥嵘。

江青给《中国摄影》编辑部的黑诗
《琅琊石》。(一九七四年下半
年)

注: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江青炮
制这首黑诗,露骨地表达了她
妄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发
泄了她对毛主席、对党的刻骨
仇恨。

盼照立果、宇池××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下达的反革命政变手令（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统一指挥，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571工程纪要》（一九七一年三月）

“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

“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说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林立果：《对李伟信的谈话》（引自李伟信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的亲笔供词）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个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

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徐景贤给王秀珍调动民兵、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手令（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夜）

电台由李仁斋××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徐景贤给上海警备师原师长李仁斋的调动部队的手令（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夜）

三、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

（一）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污蔑为剥削阶级的“权力之争”，篡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

林彪黑话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

……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以下列举从春秋战国、吕不韦、吕后直到袁世凯、蒋介石十多件“相砍相杀夺取政权”的事例。）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

“四人帮”黑话

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

姚文元加在《人民日报》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中的一段话（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

现在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提批林批孔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样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党内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要不然，为什么反孔批林？

江青：《在天津批林批孔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四年六月十日）

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

……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571工程”纪要》（一九七一年三月）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报告》，（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次（注：指文化大革命）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

各个时期打击对象是不一样的。先是打资本家，然后打资产阶级右派，后来打党内资产阶级。而党内资产阶级又是分成不同集团的。文化大革命中，先是拉住林彪打刘少奇，打林彪后又出了△△△，现在又打△△△。在一个时期只能打击他们最危险的一翼。

朱永嘉：《在授意炮制〈重视研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一文时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六月）

俗语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现在这个“换”字不够了，要改成“撵”字，旧人不肯走，就要撵。

张春桥：《对朱永嘉等人的讲话》（一九七三年）（引自朱永嘉：《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的揭发交代》）

当前主要矛盾，是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

王洪文：《同翁森鹤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二年五月）

这次运动要根据林彪××讲的，拔一批、罢一批。

张春桥：《一次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

这次运动是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运动，也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性质不同，开始也很难分清楚。

林彪：《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虽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但还有许多差别，分配制度，体力、脑力、干部、工人不平等，存在着谁统治谁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天天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平演变因素，……

林彪：《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老干部，解决老干部的问题，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

张春桥：《一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是右倾翻案的很重要原因。这很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赞成？就是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可以不动法权。因此，要搞清主要矛盾。

姚文元：《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

(二) 鼓吹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叫嚷老干部都是民主派、走资派，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

林彪黑话

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全党许多同志过去没有仔细研究过，理论上、思想上准备不足。过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不知不觉地踏上了新的阶段，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八月九日）

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

“四人帮”黑话

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江青的一次讲话。引自《“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积极的，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不改造世界观，官做大

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致转到反对了。过去这种民主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没有民主革命那么舒服。因此，他们觉得利益有点损失，这就由革命的老战友、老战士变为反对革命继续前进的角色了。

林彪：《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而只是想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的、

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更加膨胀了。

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的黑指示》（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经过民主革命的人，至少五十多岁。现在掌大权的大多数人，是经过民主革命的，如中央各部、各省市，再下地委，也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这部分人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两种态度，轻则不满，重则反对。

马天水：《在上海市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

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今天的走资派。

肖木：《在〈朝霞〉编辑部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

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化为走资派，这是最危险的敌人，实际上是敌我矛盾。

徐景贤：《在上海市常委会上的讲话》

无限的威信，动员一小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保他们。

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报告》（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人是为了民主革命，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到党里面来的。他们可能着重是在反帝这方面，而反封建还是软弱的。他们就是停在民主革命阶段，而民主革命还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他们是拥护的，这是刘少奇所代表的部分党员。因为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了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

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话》（一九七六年二月）

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

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三月）

我们反对了党内资产阶级，才能更有力地反对党外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给原《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电话

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真正危险的，不是这些人（注：指黄维等），而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的日记

党内资产阶级上台，不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要丧失，民主革命成果也要丧失，回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去。

姚文元：《对原〈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公安机关的注意力要集中到党内资产阶级身上，专政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是明牌货，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杀几个人，放几把火，算不了什么！

王洪文：《一次谈话》（一九七六年三月）

(三) 攻击老工人是“既得利益者”，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叫嚷“受压抑者最革命”

林彪黑话

你们看老百姓天天在干什么？老百姓天天不是在谈抗日，在谈共产党这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本身的事情，怎样种田，年成好，每天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整天男女大小全在干这一套。你看中国人民见了面就说，你吃了饭没有？蒙古人见了面说，牲口好不好？就是讲生活问题，过了年见面时说：“恭喜发财！”写对子时写一个大“财”字，“招财进宝”贴在门上。老百姓的脑筋思想里就是这些东西，是老百姓的东西，是老百姓的思想，是社会的思想。

林彪：《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四人帮”黑话

北京的时传祥有可能变得很坏，这些天要给他们作工作。王铁人也表现得很不好，可能走向他的反面。这些年来，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到那里都鼓掌，都受到欢迎，没有听到什么批评。……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有名有利有地位，到处讲话作报告鼓掌，还有什么革命要求呢？……如果你们给他一点压迫，他就可能革命了。有些劳动模范过去受苦，容易满足，现在没有革命要求和远大理想，光知道现在甜呀甜呀。所以，不能老是忆苦思甜。

张春桥：《接见“红革会”、“工总司”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什么路线、政策，什么政治、思想，什么哲学、辩证法，站在左派（注：即所谓造反派）一边是第一位的，高于一切的。站错了立场，一切皆错。……许多人垮台就是站错了队……是大方向上犯了错误，因此必然垮台。

林彪：《在大区书社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防右就是防老保翻天。

林彪：《接见空军党委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左派”（注：即所谓造反派）

张春桥的一次讲话，转引自《“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

华纺这个学校可批判的可多了。全国各地一大批劳动模范进华纺的，出来都变了，都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可深了。

姚文元：《在一次座谈会上谈话》（一九六九年五月）

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对立是天然的。

张春桥：《在〈海港〉剧组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

将来真正闹事的是这些知识分子，要搞复辟的就是这些人。

张春桥：《在讨论有关落实资本家、小业主政策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解放以来，大学毕业生有优越感，凌驾于人民之上。有些人起好作用，有些人没起好作用，拿薪水老百姓有意见。

陈伯达：《与北大师生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

（对知识分子）不能象豆腐一样捧着，而要压成豆腐干。

陈伯达：《在北京地安门中学老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他们为什么会起来？首先他们受到压抑要起来革命。

林彪：《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

不经过这一个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接班人也看不出来，新的苗子也发现不了。……许多好人，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涌现出来了。不然，他们是处在九地之下，压得很低，冒不出头来，打倒了坏人，发现了好人。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老年知识分子情绪怎样？专长怎样？有什么本事没有？有什么成就没有？高明一点也高明不到那里去。臭一点好，不这么搞一下，叫他下去就难了。

张春桥：《对市农科院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二年十月）

什么叫教唆犯？你老师就是教唆犯，……如果说教唆犯，你们学校是最大的教唆犯。

毛远新：《在鞍山市十三中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

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靠革命造反派，就交给我们了。我们把队伍带好，今后总得管几十年吧！

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有一部分同志……确实是屡教不改的犯错误的造反派，怎么拉也拉不住，但是他们毕竟当前是造反的；而且我们看这些人，一个从敌我关系来看，从过去陈、曹是反对他们的，那我们不要忘记陈、曹没有死心，为了继续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我们觉得还需要保保这几位同志。……如果把

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你们（注：指反革命分子刘结挺、张西挺）夫妻俩过去是受李井泉迫害的，我很同情。那时我想见见你们。你们造李井泉的反，你们对，他们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你们。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还关起你们，也可能整死你们。

林彪：《在接见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负责人的讲话》（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四、全盘否定十七年、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一）炮制“黑线专政论”

林彪黑话

十七年来，我们的国家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但也有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也有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合作专政。凡是右派专政的地方，都要夺过来。

这些同志都保留在市革委会里面，究竟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恐怕还是好处多。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六日）

西南这个大组有人坚决反对刘结挺、张西挺两个××当（九届中委）候选人，……我觉得是不能同意的。……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站起来造李井泉的反，如果忘掉这些就是站在李井泉那里去了。

江青：《在“九大”西南大组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四人帮”黑话

有的阵地十七年内一天也没有占领过，不要讲十七年，就是一百十七年、一千七百年前也没有占领过。

张春桥：《在上海市第四次党代表

林彪：《在大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原认为工矿企业队伍比文化战线好，现在要否定这一看法。

林彪：《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我们工交企业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夺过来的，开始搞建设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还由于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中受刘△的影响很深，对毛主席思想有很大干扰，加上我们自己头脑中的很多错误，很多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对我们影响很深，框框很多，很厉害。

林彪：《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

文艺界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

大会文艺组的讲话》（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对十七年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十七年可以一分为二，只能象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样一分为二”，“十七年路线错了，一切全错”，“要和十七年对着干。”

迟群的黑话，引自《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林克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的发言》

工厂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完全社会主义还没有多少。

张春桥：《接见潘国平等十三人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十七年来，这一小撮钻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文艺“权威”相勾结，篡夺了文化界的

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现在我们说一下文艺黑线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全国，在我们国家内部，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一个相当的黑网。

陈伯达：《在接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革命群众以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京剧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问题，引起了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路线，是不是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是不是执行了马列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执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

领导权，他们以北京、上海作为进行反动宣传的主要据点，把黑手插向全国各地，在文化领域中，向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大搞“和平演变”。

姚文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九期）

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

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要不得，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

现在我们学校制度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陈伯达：《与清华师生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清朝末年的教育制度来的，后来又抄苏修的一套制度、方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按现在的教育制度搞下去，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教育制度，要创造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学方针、方法、内容、时间、教材、学制。

陈伯达：《与北大师生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

我看历史系一点用处也没有！要不要，可以考虑。

陈伯达：《与北大师生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根据十六条，不是学生绕先生转，而是先生绕学生转，教师就是学生。

陈伯达：《与北大师生的谈话》（一

有一次江青××在北京讲过：“现在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教育出来的。”

姚文元：《在接见原上海市革会专题写作组、大批判写作组成员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

过去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要念一大堆书，他们说那是有用的，不读是不行的，实际上考试完了就忘了，要是忘了还好些，受毒少些，问题是有些没有忘。

张春桥：《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谈话》（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在教育这个阵地上，首先是大学，那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从来如此。解放以前是这样，它当然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解放以后，这个局面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过来。

张春桥：《在上海红代会上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教育制度十七年来有些改革，但基本上受苏联影响。

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必须打破。文科必须大革命；理科、工科怎么改，也要研究讨论。

陈伯达：《与北师大座谈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

理科还是要，要不要文科可以考虑。

陈伯达：《与北大师生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叫嚷“改朝换代”、“要彻底砸烂现在的国家机器”

林彪黑话

“四人帮”黑话

张春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又说：“有些人问题不大，工作也做不好，也不好处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搞下去，是个好机会。”

引自马天水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的揭发交代

中学到底怎么办？江西南昌只留三个中学，其他都到农村去办，这样城市人口大量减少，就不存在上山下乡的问题，上海有五百个中学，我主张搞砸派，砸烂它，搞十个、二十个。

张春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的讲话

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来毫不逊色，……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姚文元：在《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黑文中加的一段话

今天到会的全是造反派头头，到会的没有旧市委、旧人委的人，只景贤一人，真是有改朝换代的样子了。是要改朝换代呀！那些走资派还让他们再回来吗？

张春桥：《关于武斗问题的一次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

解放后就搞社会主义革命，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这次（注：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

张春桥：《在华东师大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现在，党组织不能恢复，又不能依靠，还得去改造它。

张春桥：《接见山西省太原市代表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党的名称不一定叫共产党，可以改为别的名称。

张春桥：《在华东师大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省市委没有也很好，证明可

我们二十多年的战争，全国解放也有十七年了。……革命也干了一些，如三反，五反，反右，但是干得不够得很，现在要大干一场。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

党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说明党的组织有缺点，或者有错误，或者是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了。

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以精简。

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一九七六年五月）

旧市委这个组织不行，现在提整顿，改造，有的就是重新建设一个党。

张春桥：《在华东师大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

张春桥黑话，引自《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揭发材料》

过去十七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一部分垮了，是好事，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对国家政权的大审查、大清理、小扫除，把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网打尽。

林彪：《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权力的旧的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姚文元：《在上海的人民广场上讲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

他们（注：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

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要砸烂公检法！

叶群：《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

要把权拿到自己手里。

姚文元：《接见上海市一级群众组织一些头头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

江青：《对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

我们全市的公安机关，十八年来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王洪文：《在上海南市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

公安部队、监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监察到我们头上来了！

江青：《接见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三）叫嚷“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鼓吹“全面专政”

林彪黑话

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垮了实际上等于这一部分旧的国家机器不适用了。……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注：这是陈伯达篡改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没有讲过“全面专政”。）

“四人帮”黑话

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张春桥亲笔写的反动提纲，引自《“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

要抓几个人、枪毙几个人才解恨。

镇反始终未触及到文教战线。应抓的就抓，应杀的就杀。

张春桥：《在上海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

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下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

（四）叫嚷“揪军内一小撮”，猖狂反军乱军

林彪黑话

完全同意

林彪：《对江青送去的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宣传要点”的指示》转引自《“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

带着枪杆子的刘、△路线比没有带枪杆子的刘、△路线那还危险。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军队落到资产阶级封建残余手里，我同军队接触很少，我感到有这个问题，这是很危险的，使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军队，

“四人帮”黑话

揪军内一小撮

江青授意炮制的“宣传要点”第一条（一九六七年一月），转引自《“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三）》

“军队是老家伙治军”，“越老越反动”。

张春桥黑话，转引自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日《解放军报》

什么解放军，都是老保！

王洪文：《在张春桥家“私人宴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春节）

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军队。

陈伯达：《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

军队是复辟不复辟诸因素中重要因素的重要因素，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只要军队不变颜色，那么其他党、政出问题，就有办法对付。

林彪：《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这一部分（注：指原来的党政机关）垮了，是好事，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垮了，军队去接管。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王洪文：《在十届二中全会期间一次私下谈话》（一九七五年一月）

上海民兵，是春桥和我两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人家指挥。

王洪文对王秀珍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二月）

社会的改造任务，要由谁来担当呢？要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来担当，……包括各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远新：《在辽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五、歪曲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 攻击四个现代化，反对加强企业管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一) 鼓吹“革命代替生产”、“政治冲击一切”

林彪黑话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制度的形式不能决定一切，只有政治……才能决定一切。

林立果：《在空军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没有无产阶级政治就没有无产阶级经济了，即使搞出来也是资产阶级的。

林立果：《在空军处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主要是搞政治。

林立果：《在空军直属机关干部会

“四人帮”黑话

我们是政治决定一切，群众决定一切。这个问题上有两条路线斗争。

姚文元：《对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的谈话》(一九六九年国庆)

《红楼梦》里有句话：“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发展生产喊得震天价响，实际上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把人们拉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

姚文元：《加在审定修改的〈评三项指示为纲〉一文中》(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天了，卫星上天了，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上的讲用报告》(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政治工作做好了，一本万利，一通百通。

林彪：《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一月)

最根本的最根本，最核心的最核心，最灵魂的最灵魂，就是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抓突出政治。

林彪：《接见程世清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底)

提出政治落实到战备，这是错误的，战备不能和政治相提并论。

林彪：《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张春桥：《在上海接见“安亭事件”工人代表及部分学生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这样子，我们就有可能把革命高潮继续保持下去，这样会自然地促进我们的生产。

张春桥：《在上海工总司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九月)

党委要认真学一点东西，天塌下来也不要管，无非是关车。

支部书记抓大事，生产不要管。

王洪文：《在上海第十七棉纺厂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日)

我的兴趣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点上。他(注：指邓副主席)反对我这一条，有意见，他说，你不讲生产。

张春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

(二) 攻击四个现代化，批所谓“唯生产力论”，
叫嚷“宁要社会主义低速度”

林彪黑话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

《“571”工程纪要》(一九七一年三月)

“四人帮”黑话

什么现代化，实际是法西斯化！

王秀珍：《在上海照相机三厂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

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

他们说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包含着谁掌握政权问题。我们要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要四个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强调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林彪：《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

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面得到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

衡量社会主义企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经济标准，要以政治标准为主。

林立果：《在空军直属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

马天水：《在上海机床厂的一次讲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

我不是今天讲，早已讲过了，不要怕低速度，下降也可以。

张春桥：《在讨论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时的讲话》

只要路线正确，完不成生产计划也是伟大胜利。

马天水：《对上钢五厂、上海机床厂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

只要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张春桥：《在上海召开的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

江青和我讲过，文化革命揪出刘和林，就是其他什么不行，也是伟大胜利。

张春桥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的一次讲话

(三)污蔑加强企业管理是管、卡、压，反对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林彪黑话

他们发动群众的办法是上面包办代替，把一系列的框框定好，下面照章办事，不能超越离开一步。

林彪：《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搞管、卡、压，工人也不知道生产为了啥。

林立果：《在空军处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

工业七十条是×××的独创，是△△△△批准的。

……

把群众都管死了。

林彪：《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四人帮”黑话

加强企业管理，无非是把刘少奇那一套，苏修那一套修正主义搬出来，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把工人手脚都束缚住了。

张春桥：《同王秀珍的谈话》（一九七五年三月）

厂里订了条条框框来管你，你们还不起来造反？

张春桥：《在“城市中小学教育纲要”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工业二十条，比七十条还凶，好厉害，要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

有些单位，有的人批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很积极，翻老帐，结果是批了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方向有问题。

王洪文：《在接待蒙博托访沪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

要总结一下不靠规章制度的企业……我这个心不死。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许多当权派都靠了边，生产还不是照样搞，照样上去了吗？

张春桥的黑话（黄涛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揭发交代）

岗位责任制，就是把工人定死在岗位上，不让工人关心国家大事，不让工人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张春桥的黑话（王秀珍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揭发交代）

你们沪东厂把技术权威赶掉，生产会搞得更好。

王洪文：《在沪东造船厂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我历来认为，劳动竞赛只能是疲劳积极分子。对那些中间分子、落后分子，劳动竞赛是不起作用的。最后把那些积极分子的

是不是要学点技术，可以学一点，但是不要用多大力量去学，知道一点常识就可以了。

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二月）

一搞比赛，大家就拚死拚活，硬凑尖子，弄虚作假。

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身体都搞垮了。

张春桥：《对朱永嘉等人的谈话》
(引自朱永嘉的揭发交代)

劳动竞赛就是搞物质刺激，
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张春桥的黑话 (王秀珍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揭发交代)

成本核算哪能那么细？倒轧帐也可以。

马天水：《在上海市革委会有关局的汇报会上的插话》(一九七三年)

财政赤字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要把大家搞得很紧张的。

张春桥：《在全国抓革命、促生产汇报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四年十月)

不能光搞经济，不能光看利润，讲赚钱多少……我们无产阶级不能搞这一套，如果要搞这一套，就等于要钱不要权，等于要钱不要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也就等于要钱不要命。

林立果：《在空军处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

(四) 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叫嚷搞无条件过渡

林彪黑话

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陈伯达、叶群形“左”实右地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

引自《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

“四人帮”黑话

老讲价值规律做什么？政治经济学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政治挂帅，要讲制定价格的目的性，不能离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否则就离开了政治。

马天水：《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一九七五年六月)

按劳分配产生两极分化。

陈伯达(一九六二年八月)

(注：陈伯达的这个谬论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就受到毛主席的批判。引自《中南组传达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核心小组会议精神》)

对价值规律我们也要利用它，符合我们的目标就利用它，是在这个前提下有条件、有限制的利用它，否则就不用。

马天水：《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一九七五年六、七月间)

现在我们国家有没有一个特权阶层？我看是有，不过不好公开讲就是了。拿二、三百元工资，有汽车，好房子，算不算剥削？我说应当承认是剥削，是侵吞了劳动人民一部分成果。

徐景贤：《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关于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问题)不只是富社、富队，也要有穷社穷队，穷社的想法如何，值得关心，不要两支(只)眼睛老是看着富社富队。

……

(穷社)如果没有社队工业，难道就不能过渡了吗？这可是一个全国性问题。请考虑一下。

张春桥：《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信上的批语》(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

六、疯狂反对唯物论和辩证法，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一) 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鼓吹“精神万能”

林彪黑话

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从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在实践中，又不断地丰富了主观，丰富了思想。要做好工作，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即先搞主观世界，动员人的积极性。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

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思想能够起这样的作用。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月）

“四人帮”黑话

物质决定思想意识，而人的思维决定物质。

江青：《在广州友谊剧场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无非是人的两条腿，一会儿理论跑到前面，一会儿实践跑在前面，就是这样一前一后，波浪形的关系。

朱永嘉：《在复旦大学的讲话》（一九七五年初）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完全抹煞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煞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煞实践——认识——再实

我们过去由小到大，从无到有，主要靠思想。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月）

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力量还得用精神打倒。

林彪：《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林彪：《对部队支左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了，其他就一通百通了。

林彪：《接见程世清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底）

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九六七年九月）

由于先进思想、先进政党的领导（即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基础）可以飞跃，可以超阶段。

姚文元：《在上海关于国际形势的一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讲思想问题。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

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

张春桥：《在上海五七〇三厂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二年十月）

精神与思想是一个意思，如果说“精神决定一切”是错误的，那么物质决定一切就对了么？

张春桥：《在上海五七〇三厂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二年十月）

领导上要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看来不出题目是不行的，不出题目作家下去就没有目的。出题目，是为了要他们带着问题下去。

林彪：《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五月九日）

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叶群：《在〈工作手册（五）〉上的记录》（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间）

不要用唯意志论这一类词，用来对待林彪也不妥当。

姚文元黑话（转引自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报》）

主题要明确，围绕主题塑造人物，然后找情节，不能倒过来。

于会泳：《对几个戏的意见》（一九七六年三月）

材料要从斗争需要出发，不要从有什么材料出发。……例如，我们可不可以从现实的斗争，需要考虑，应该有些什么题目，然后寻找材料，这样，材料的运用也就活了。

迟群：《传达江青有关批林批孔的指示》（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六日）

写历史文章要生动，可以七真三假。《史记》中描写项羽死的情形谁见过？至于他临死时讲的话更不能有人知道。司马迁写了，这是文学加工，造出来就成真的了。

王知常：《在原市委写作组党史组的讲话》（一九七五年上半年）

（二）反对两点论，鼓吹“斗争就是一切”

林彪黑话

什么哲学、辩证法，站在左派一边，是第一位的，高于一切的。

林彪：《在大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辩证法可以说是发展法，是运动法，是变换法。

林彪：《接见军队干部时讲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我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辩证法，就是对全面的斗争。

林彪：《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九六〇年《红旗》十三期）

“四人帮”黑话

哲学就是杂学。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黑话。

辩证法就是搞诡辩。

王知常：《在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

对立统一规律应改为“对立统一与斗争规律”，只叫“对立统一规律”不是丢掉了斗争吗？

迟群：《对梁效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五年底）

安定团结是暂时措施，现在还是要斗斗斗。

引自《北京日报》《评“四人帮”的斗斗斗哲学》（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一日）

谢静宜：……最后一点，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坚持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革命的精神是斗出来的，革命的事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斗则退，不斗则垮。

迟群：不斗则修。

迟群、谢静宜：《在中央直属机关

马列主义就是破的、批判的、揭露的、革命的、斗争的。……马列主义就是破的斗争，这一点是从事物的辩证法渗透出来的普遍规律，……

林彪：《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

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就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

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迟群说：“对立统一规律这个提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只讲统一，不包括斗争。这条（注：指林彪对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的一个旁批：‘对立统一规律即二合为一律’）不能算篡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转引自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红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梁效》

我们要注意跟林彪斗争的经验，一级盯一级，眼睛盯着走资派，来了运动首先整领导人，最后盯到中央，一旦出了修正主义，随时揭露、批判。要抓住一个斗字。

迟群：《对某负责人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三）鼓吹英雄史观

林彪黑话

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

林彪的黑话（转引自中发[1972]四号文件）

“四人帮”黑话

法家是农民的代言人。

江青黑话（转引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光明日报》）

现在鱼目和珍珠混在一起，必须把鱼目和珍珠分开，把珍珠给工农群众，免得人民见不到文化，又见不到光明。

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每一种社会历史运动，每一种对外的民族斗争，或每一种学术思想的潮流，总有一种先知先觉的人物，站在历史前头，作为人民的向导。

陈伯达：《新人生观的创造——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一九三九年）

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我们脑筋想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苏联、世界大战，所以说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有天壤之别的。

林彪：《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没有儒法矛盾，历史就不能存在。

江青：《对梁效的两次讲话》（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二、十五日）

法家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

江青黑话（转引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光明日报》）

农民起义为法家人物登台开辟道路。

“四人帮”黑话（引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光明日报》）

工人上班“想家里吃什么菜呀，家里弄个老母鸡呀，想买个什么好东西呀，多啦！”

江青：《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的讲话》（转引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

我愿意当工人、农民，不费脑筋，整天劳动。

工人本色就是脏。

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嘛！

林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讲话

普通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不能够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武器，用这个武器来解决一切问题。

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日）

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观点。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议上讲话》（一九七〇年八月）

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林彪：《在接见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江青：《在天津手表厂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贫下中农往往只看到眼前利益。

王洪文：《在上海青浦县的讲话》（一九七五年十月）

工人象算盘珠一样，只能拨一拨，动一动。

张春桥黑话（转引自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河北日报》）

天才问题要从两个阶级的对立斗争中来认识，资产阶级也有一批天才，欧洲人用天才一词用得很多，一本书里有很多天才，形容能干、聪敏，这个问题要把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联系起来。

张春桥：《在部分工厂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林×××讲话（注：指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作的那个煽风点火的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林×××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立果××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那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

周宇驰：《在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一次会上的发言记录》，引自《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治的斗争（材料之三）》

“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不承认天才，“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与唯物主义可知论的混合”。

林彪黑话（转引自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四号文件）

王洪文的黑话（转引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天才问题是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次用的（一九六六年八月），然后再有再版前言。……天才当时我赞成的，十一中全会公报、再版前言，我参加讨论的，党章是我经手的。

张春桥：《在部分大学、机关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七、相互吹捧，相互包庇，一丘之貉

(一) 相互吹捧

林彪黑话

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了她的伟大的作用……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

林彪：《在接见团以上军队干部时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江青××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

“四人帮”黑话

军队在林×××领导下，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江青：《接见北航红旗等单位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由林彪××主持常委工作，我放心了。

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

党章里要写上，文化大革命最大成就，就是找到了林×××为接班人。

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的讲话

党章草案写的好，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突出了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并写上了毛主席的接班人为林×××，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

王洪文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的讲话

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黑指示 转引自：《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

江青××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

陈伯达：《纪念毛主席〈讲话〉二十五周年》（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革命、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贡献的。

陈伯达：《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

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

江青：《对迟群、谢静宜等的谈话》（一九七四年一月）

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谁最坚决呢？是陈伯达××。

张春桥：《在安亭对群众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伯达××是一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

张春桥：《在苏州铁中同二司群众谈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我跟陈伯达××工作这段时间，我感到他真是一个最热忱地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同志，我们听到一些地方学生工人遭到围攻镇压，陈伯达××难过得很。

张春桥：《在上海接见“安亭事件”工人代表及部分学生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解放军报》要学习上海《文汇报》，《文汇报》只有一百多人，报纸办得很好，在全国影响很大，震动很大……他们的文章一出来，就很突出，很鲜明，很尖锐，有创造性，有群众的语言，有群众的思想，群众的感情。群众中的问题思想苗头的动向，一出来就抓住了，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是好，走在前面，起领导作用。

林彪：《关于办好〈解放军报〉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永远忠于林×××！

姚文元：《接见军队干部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要求在党纲中进一步提高林×××的崇高威望，有的同志说，林×××捍卫毛泽东思想，象当年恩格斯捍卫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一样，林×××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张春桥改定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修改党章小组简报(第二十五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把林彪写入“九大”党章，是“九大”党章的最大特点和成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徐景贤：《对上海市委写作组谈参加“九大”体会》(一九六九年五月)

对于当时在党章上写上林彪的名字，主席当时说：“我也很怀疑，党章上是不是要写名字。”我们当时跟主席争了，说联共党史上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姓名。

张春桥：《在部分工厂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二) 相互包庇

林彪黑话

江腾蛟告诉我，江青、叶群告诉他去组织上海空四军的一些干部子弟充当红卫兵查抄一些文艺黑帮的家，江腾蛟说，查抄了很多家，抄了一麻袋材料。江腾蛟打开给我看了一下，其中有书和笔记本子，照片，信的底稿，谈话的纪录，但江腾蛟没有给我看具体内容。不一会叶群进来了，江腾蛟又给叶群看了一下，叶群说：“不要看了，你交给我，我给她送去，江青正等着。”于是叶群就立即把材料拿去了。

吴法宪的交代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

江青××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三十年代就和叛徒、假党员周扬一伙作了坚决的斗争。如果有人整理江青××的黑材料，那不是黑材料，那是红材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江青××。

“四人帮”黑话

约于一九六七年，我听叶群对林立果说：江青要逮捕孙维世，说这个人是“特务”。叶说江青要叶群派人到大庆去抓这个人，江对叶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叶群说孙维世是个老演员，知道江的老底。

林××的揭发，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

林彪到东北后，坚决贯彻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象威虎山中所反映的剿匪，就是林彪正确贯彻这一指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出戏是歌颂林×××的。

江青：《对“智取威虎山”剧组成员的谈话》(一九六七年秋)

林彪：《接见军队干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一个条子，就是揭露诽谤江青××的，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我认识介绍江青××入党的人。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很大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宣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是首创者。

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张春桥的历史没有问题，反对张春桥是错误的。

林彪、江青：《给马天水的电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

他们(注：指叶副主席、李副主席、谭副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攻击林×××，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反党事件。

徐景贤：《对〈文汇〉、〈解放〉两报一些人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

批极“左”，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就是整群众，批极“左”就是不承认林彪是极右。

张春桥：《在党的“十大”上海小组会上的讲话》(1973年8月26日)

在大的群众运动中，总是有些过头话……不能都推到林(彪)头上。

张春桥：《对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等人的谈话》(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

(当有人要求编林彪反革命言论摘编给群众批判时)张春桥说：搞摘编，我反对，人家说我们不摘好的。

张春桥：《在大学、机关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至于他历史上的问题，有的我知道些，有的也不知道。比如他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中央知道的现在也只有几个同志……谁没有错误呢？比如过去对革命悲观，这也是容易发生的。

张春桥：《在两个试点厂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

你们批这个干啥，林的《再版前言》是我写的，林彪不过是签个名。

张春桥：《在上海召开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这要历史地来看问题。比如过去辽沈等战役，……他(注：指林彪)终究还是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打了一些胜仗。这不能说不是有益的事情吧！总是消灭了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嘛。那时如果林彪被打死了，还是个“烈士”呢。不然的话，历史就很难讲了。

张春桥：《在上海召开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九·一三”以前，一些人反对林彪的问题，仍应当是“五一六”，

因为“九·一三”以前，林彪还是中央×××，反对林彪的人怎么会知道林彪有问题。

王洪文：《对上海市第二专案办公室一个请示报告的答复》（一九七一年十月）